

## 拉各斯田野初体验

王书剑

前往非洲进行田野调查是每一位从事非洲相关议题研究者梦寐以求的机会。对大部分质性研究的初学者来说，田野调查难免会以一种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形式存在于研究计划之中，并期望自己也能像经典民族志的作者一样在田野中找到“诗和远方”。事实上，当我于2018年进入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时，计划中的非洲田野之行便像是如此。

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在《天真的人类学家》(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一书中以极为幽默诙谐的笔触解构了这种对田野工作的浪漫化和理想化。在他各种令人捧腹的田野经历之下，书中展现出来的是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身处异文化的紧张、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推进学术研究的焦虑，以及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各种不确定性。我在2019年下半年计划田野工作期间多次翻阅了这本小册子，甚至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下了好些田野“避坑点”，希望自己到时候能够在这位人类学家的“踩坑指南”下做得更好。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暴发彻底打乱了我的田野计划。原本决定在2020年3月参加完博士生资格考试后启程前往尼日利亚的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国际旅行，转而从其他方面推进博士论文研究。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努力，我于2021年11月初获得了学校的出国批件，这意味着我推迟了一年半的田野工作终于能够重新开展，非洲的广阔天地也从原本的遥遥无期瞬间变为触手可及。三周的仓促准备之后，

[收稿日期] 2022-05-20; [修订日期] 2022-06-22。

[作者简介] 王书剑，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尼日利亚。

我于2021年11月21日凌晨登上了前往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航班。

### 一 拉各斯第一印象

拉各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飞机降落时那幅铺满双眼的铁锈色城市俯瞰图。这个在我看来略显尘土气息和衰败氛围的颜色不禁让我想到了尼日利亚诗人克拉克(J. P. Clark)<sup>①</sup>一首题为《伊巴丹》(Ibadan)的短诗：

*Ibadan,  
running splash of rust  
and gold-flung and scattered  
among seven hills like broken  
china in the sun.  
伊巴丹,  
流动飞溅的铁锈  
和抛洒的黄金  
散落在七座山丘之间  
就像是阳光下的破碎瓷器。(作者自译)*

看来不只是伊巴丹，只要视野足够宽广，阳光下的拉各斯也能像抛洒在大地上的铁锈和黄金般闪耀。事实上，在我接下来的田野工作与生活中，铁锈色无处不在，甚至成为我对尼日利亚整个国家的印象色。

<sup>①</sup> 伊巴丹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为奥约州(Oyo State)首府，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图 1 拉各斯城市俯瞰图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飞机落地滑行期间，我透过舷窗贪婪地观察着夕阳下的拉各斯机场。机场的正式名称为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Murtala Muhammed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为了纪念 1976 年被刺杀的前军事领导人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将军。这座始建于二战期间的机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进行了第一次扩建，此后直到 2013 年才由中国土木工程建设总公司承接进行第二次扩建。舷窗之外的机场基础设施看起来不算破败，但由于稍显老式的建筑外观和缺乏建筑照明等原因，整体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的岁月感。



图 2 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踏出舱门的那一刻，迎接我的是拉各斯潮湿而又粗野的热带空气。当我通过廊桥走向航站楼时，印象中机场必备的冷气和照明系统并没有出现，昏暗与闷热如影随形。跟着人流继续向前走，我才意识到航站楼内部不仅照明系统严重不足，制冷系统则要么没有开，要么根本不存在。同时，航站楼内部虽然同其他国际机场一样也有大量的商铺，却鲜少有全球性的免税店或品牌专卖店。这些商铺大部分是没有招牌的小商店，而且不知是因为缺电还是快要下班的缘故，许多商铺没有照明，内部漆黑一片。就这样，铁锈色的城市俯瞰、衰败的机场外观，以及昏暗燥热的内部航站楼组成了我对拉各斯的首印象。

## 二 机场索贿

拉各斯机场以腐败闻名于世。2021 年 11 月 4 日，美国一位博主

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条有关拉各斯机场腐败乱象的视频，引发尼日利亚国内网民的强烈关注。视频中的博主表示，“拉各斯机场正是腐败一词在字典里的释义”（the Lagos airport is that very definition of corruption that would pop up in the dictionary），在拉各斯的机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向工作人员支付一定费用。面对舆论压力，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成立联合工作组，宣布对拉各斯机场的腐败和索贿现象进行整治。

联合工作组成立两周后，我出现在拉各斯机场的海关官员面前。接过我出示的护照、签证以及相关防疫证明材料，海关官员既没有对我进行刁难和盘问，也没有索贿，而是爽快地给我盖上了入境章，并笑着对我说：“欢迎来到尼日利亚！”（Welcome to Nigeria!）接过护照并道谢后，我一边喜滋滋地赶往大厅取行李，一边暗自庆幸自己搭上了这位美国博主的东风，迎接我的竟然是一个腐败消失了的拉各斯机场！

行李传送区依然昏暗。在我拒绝使用需要付费的残破行李推车，并且在传送带前等了近 20 分钟后，行李仍旧没有出现。看着同机的旅客一个个取到自己的行李，我开始慌张起来，行李丢失、滞留在中转机场、被偷等各种可能不断在脑海中浮现。这时，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向我走过来：

“先生你需要帮助吗？”

“是的，我找不到我的行李箱了。”

“能描述一下你的行李箱吗？”

“一个中等尺寸的蓝色行李箱和一个大尺寸的灰色行李箱。”

“你跟我来这边看看。”

于是，工作人员将我带到行李大厅靠里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区域，那里赫然放着许多行李箱，并且大多是常用于国际旅行的大尺寸行李箱。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两个行李箱，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正当我准备去拿行李的时候，那位带我找行李的工作人员突然拦在我的行李前笑着说：“你能为我做什么？”（What can you do for me?）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一边疑惑地看着他，一边心想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见我没反应，他马上换了一种更加直接的说法：“给我点儿什么，比如 20 美金”（Give me something, like 20 bucks）。原来，他是在索贿！看来正在开展行动的联合工作组并没能完全遏制腐败。

虽然在出发前对拉各斯机场的索贿有一定的了解，但当我真正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索贿要求时还是会本能地充满着厌恶与愤怒。稍稍调整心态后，我马上准备好了应对索贿行为的策略——装傻充愣。面对他的二次索贿，我开始装作听不懂的样子直摇头。见我不为所动，他便一边利用肢体语言向我比划着要钱的手势，一边对我说：“你有什么？美元？欧元？人民币？”（What do you have? Dollar? Euro? RMB?）我继续摇头，并对他说我是学生，没有钱。

僵持了几分钟，我最终决定掏出邀请信给他看，并再一次强调我只是学生，真的没有钱。他装模作样地拿过邀请信看了一眼，然后递还给我，用不耐烦的语气说：“你给我点儿什么就可以走了”（Just give me something, then you go）。我不置一词，继续摇头拒绝。最后，他可能觉得在我身上花的时间太多，耗下去不值得，无奈之下单手一挥同意让我去拿两个行李箱。我如获大赦般赶紧走过去拉着行李便走。

走出行李区后，我开始寻找机场出口。这时，我被一位穿卡其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挥手叫住，要求我走过去把行李箱放到她面前的桌上打开接受检查。正当我放好两个行李箱要打开时，她却拉住我的手，低声说出了那句“你能为我做什么？”（What can you do for me?）有了取行李的经验，我没有迟疑，马上壮着胆子大声对她说，我是学生没有钱。她显然不愿意就这么放弃，马上说道：“不不不，你

肯定能给点什么”(No, no, no, you must have something)。我只得又拿出邀请信,将在行李区的说辞重复了一遍。可能没想到我真的能拿出证明,她只得接过我的邀请信仔细查看,并要求我出示护照。经过一番仔细核查,她把材料退还给我,然后没有多说什么便示意我可以出机场了。

### 三 混乱中逃生

在我以为只要到机场出口就能找到拉各斯大学为我提前预定的接机人员时,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刚到机场出口,一大群人便像是发现了新鲜猎物般向我涌来。混乱中,仿佛每个人都在朝我大声说着什么,而我的行李箱也马上被许多只手按住。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种阵仗的我一时间不知要如何应对,只得双手紧紧护住所有行李停在原地不动。稍微平复心绪后,我决定先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原来这些人是说机场正在扩建(即前文所说的中国土木工程建设总公司承接的机场扩建项目),所有的接机车辆与司机都留在离机场很远的停车场不能过来,他们可以帮我把行李运过去。此外,国际旅客如果没有本地电话,他们还可以向这些旅客出借自己的手机同司机联系。由于这几个行李箱干系着我接下来长达一两年的田野工作,我并不放心将其交给陌生人,因此没多想便决定拒绝他们的服务,推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登机箱,挤出人群走向了黑暗中。

机场外的这段路比我想象中的更长也更难走,而机场门口的那群人也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我甩掉,好几个人跟着我走了近三百米,甚至还有两个人契而不舍地“陪”我走完了全程。他们的手时不时搭在我的行李箱上,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我只得一边不停地向前走,一边重复着向他们说我自己能搞定。但这些人却像是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样在我旁边喋喋不休。在这一段路程中,对陌生人的

不信任、被持续尾随的焦躁、对接机不顺利的担忧,以及潮湿闷热的环境夹杂在一起,让我的情绪几近失控。

不知在黑暗中艰难穿行了多久,我最终到达了一个有路灯的马路边,并见到一群开手机闪光灯照着接机牌的司机。坚持着找到自己的名字后,我长舒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浹背。这一刻,我曾经对田野有过的所有“天真”想法全部消散,而我在拉各斯的田野工作也在机场出口的这一片混乱与嘈杂中正式拉开序幕。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许帅